

關於果戈理

梅拉赫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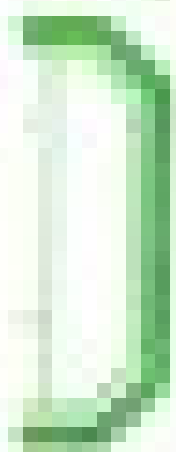


关于果无理

.....



.....



理 戈 果 於 关

梅 拉 赫 等 著

李 冰 天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有評價果戈理的文章八篇，原文刊載在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公報上，都是為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紀念而寫的。這些文章從多方面來談到這位大作家，講到這位作家在俄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上起了什麼作用，也講到他與普希金的私誼，他和俄國古典音樂的關係，以及蘇聯舞台上怎樣搬演他的戲劇。末了簡扼地介紹了莫斯科的果戈理展覽會的情況。

Meilakh 等著

根據 1952 年 VOKS Bulletin No. 73 譯出

關於果戈理

梅·拉·赫 等著

李·冰·天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 1045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4 字數 52,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7) 0.26 元

目 次

果戈理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梅拉赫教授(1)
果戈理与普希金·····	布拉戈伊教授(9)
果戈理与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傳統···	I·安得洛尼科夫(16)
苏联舞台上的果戈理·····	E·戈尔布諾瓦(32)
果戈理与俄罗斯古典音乐·····	E·格罗雪瓦(52)
英國人对果戈理的觀感·····	J·林德賽(64)
全苏联举行尼古拉·果戈理逝世的一百周年紀念···	(69)
莫斯科的果戈理展覽会·····	(75)

果戈理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梅拉赫教授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苏联人民举行了尼古拉·果戈理逝世的一百周年紀念，他是俄罗斯文化最偉大的巨人之一，每个俄罗斯人都怀着童年最初的喜悅和夢想，帶着对故鄉風景最初的欣賞，实际上，帶着“祖國”这偉大的字眼里面所包括的一切來理解他，就像理解普希金一样。

整个進步人类和苏联人民隆重地紀念果戈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最近一次會議議決世界各國举行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紀念。这一个有深刻意义的決議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意志，願望和希冀的反映，他們热烈地为了進步力量的國際團結以反抗帝國主义的反动力量而奋斗。举行雨果誕生的一百五十周年紀念，达·芬奇五百周年紀念和阿維森納逝世的一千周年紀念的決議，也是追求加强國際的文化联系这个目的的。这些人名的選擇就証明了这一事实：全世界的人民對他們同胞中間那些由于發展自己國家的文化而对世界文明的進步有所貢獻的人的名声，非常尊重。偉大的果戈理就是这种天才之一。

人民对过去的文化寶藏的珍爱的态度，和資本主义社会的反动势力的否定的态度，形成了鮮明的对照。古典文学的人道主义的遺產顯而易見是和帝國主义崩潰离析的意識形态互

相矛盾的，所以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只得宣稱古典文學是“過時的”和“乏味的”，並且曲解了它們。反動階級對古典文學遺產的最優秀的作品所懷的憎恨由來已久。果戈理也遭受了這種憎恨。

在果戈理生時，他的作品被譯成了許多種外國文字，並且受到了外國作家的熱烈歡迎。別林斯基在一八四六年寫着：“果戈理的天才已經贏得了歐洲的聲望，”他在果戈理的不可摹擬的獨創力中尋找這種聲望的原因。

的確，果戈理在外國的聲望，他對外國作家，特別是對斯拉夫作家的影響，充分地証明了他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然而，那並不永遠是一個作者的聲望和他在各國讀者間所受到的歡迎，決定了他在文明史和世界文學史中的作用。果戈理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不僅由於他在國外享有盛譽，更重要的，是由他的作品對世界文學發展的實際影響來決定的。

馬列主義的文藝科學主張，藝術中的民族性和國際性只是範疇而已，它們不但不互相衝突，而且是不可分地聯系着。

正因為果戈理是一個民族天才，所以他對世界藝術給予了偉大的貢獻。

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他所熟悉的俄羅斯生活，俄羅斯人民的巨大的創造力，俄羅斯的民族性的驚人的特征，都帶着深刻的洞察力和深沉的感情表現出來。果戈理的確是一個有靈感的民族詩人。他對普通的老百姓，對民間的風習和民間藝術的現實主義的描繪，充溢着浪漫的樂觀主義，充溢着他對祖國的熱愛。帶着充分的驕傲和信心，他對俄羅斯說：“當你自己是沒有邊緣的時候，你不適于懷着無邊的思想嗎？當你賦予他這

么多建功立業的机会的时候,你不適于產生一个英雄嗎?”果戈理对当时存在的、建筑在寄生的地主階級和貴族对人民的剝削上面的社会制度的憎恨,就是由这同一种对他那被奴役和受难的祖國的热爱產生的。果戈理是一个新的文学派系的建立者,他們如实地描寫生活,并且挖掘到现实、人性和人类关系的最內部的秘密中去。

果戈理作品的歷史內容在时代的特性中表現出來了。俄罗斯人民受了一八一二年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訓而經驗丰富了,这一战争把世界从拿破侖的專制主义中解放出來。俄罗斯人民的歷史是一世紀之久的对國內外压迫者斗争的歷史。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努力以鏟除十二月党人,以肆無忌憚的恐怖,以窒息对自由的愛慕來絞殺革命运动。但是農民暴动的掀起恐怖的巨火燃燒着;新的革命团体組織了起來;革命思想在服从的烟幕后面傳布着;一个新的世代出現了,它大踏步地向自由的大路邁進。

巨大的憎恨,俄罗斯人民在几个世紀的農奴制和压迫中積蓄起來的强大的革命潜力,当歷史条件成熟的时候,引起了旧俄罗斯帝國的崩潰和新社会的建立,在这种划时代的变革的准备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由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進步傳統担負着的。

在果戈理的时代,人民的革命情緒在別林斯基的作品中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果戈理本人不能辨認他自己的作品和当时的進步的政治运动的客观联系。即使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他也不想刻划和号召革命斗争。那部偉大的现实主义的喜劇——欽差大臣也在它結尾的那一場証明了果戈理的信念的

矛盾：果戈理以这样的暗示終結了那部剧作，暗示着那些腐敗的官吏在真的大臣手里会得到应得的惩处。然而，他对当时社会的罪惡的有力的非难使果戈理变成了人民和普遍的憤怒的代言者。果戈理所創造的封建的俄羅斯的异常真实的圖画，不管作者願意不願意，只容許有革命的結局。

在我們閱讀果戈理作品的时候，我們知道果戈理的審美觀念在于人民的奋斗、希冀和思想的世界。

果戈理的藝術的人民性，在他初期的作品中都表現出來了。果戈理在他的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序言里，解釋了他的藝術手法。潘柯·魯得，夜話的敘述人，对他的立場，他的文体和風格，与“高雅的”，藐視“貧農”的“貴族文学”的風格，划了一道鮮明的界綫。讀者被引到民間藝術和民間風俗的真实的境界中。敘述人的腔調就是流行在一般人的嘴上的那种語言的腔調，在果戈理之前，就从沒有一個人把这种語言这么随意和熟練地介紹到文学中來。

在狄康卡近鄉夜話里，普通老百姓的精神旺盛的愉快的生活，在讀者的面前展开了，在这种生活中，现实主义和高尙的浪漫主义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并且日常生活的散文变成了真实的詩篇。在密尔格拉得的故事中，果戈理描寫了俄羅斯生活的其他方面：旧式的地主里所描繪的廢除農奴制以前的地主，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里所描繪的俄羅斯外省的卑鄙与粗俗，这些和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寫的人民的英勇的过去，成了顯明的对照。在果戈理的聖彼得堡故事中，上層社会和下層社会的冲突，窮和富的冲突，被無情地暴露出來。讀者被帶領着穿过整个“出身微賤的”知識分子，小匠人和政府官

吏的陈列館，他們在充滿了偽善和殘酷的世界中被不公正的社會制度注定了要遭受貧窮和破產。在這些故事之後，就是表現在外套里的輝煌的藝術性的概括。它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生活和他那個階級的生活，是從實際情況中產生的社會悲劇。果戈理對這種悲劇的暴露，就是明白宣稱新的、民主的人道主義。在欽差大臣和死魂靈中，果戈理人物的合於邏輯的發展，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本質和正在開始的資產階級的關係。

果戈理對社會罪惡的批評的力量，在於它的偉大的積極的內容，對於俄羅斯性格的那些特征的敏銳的理解，這些特征使俄羅斯人民在反抗壓迫的鬥爭中勇猛而又堅毅。這些特征以非凡的力量具體地表現在雄壯的人物塔拉斯·布爾巴身上了：“沒有一種火，沒有一種苦刑，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壓倒俄羅斯的力量！”

果戈理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在於他無情的暴露了封建的俄羅斯的統治階級的成員，暴露了那些以剝削人民而生活安樂和獲利的人們。雖然這偉大的藝術家處理的是封建的俄羅斯的典型代表，他的藝術性的概括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所以他的典型人物獲得了世界的重要性。統治階級的寄生狀態，勞苦大眾的受壓迫，殘酷的、卑鄙的行為蒙上了慈善的話語的偽善的煙幕——這一切不論是對舊俄羅斯地主還是對資本家來說同樣都是典型的。果戈理很巧妙地不僅暴露了乞乞科夫、梭巴開維支、瑪尼羅夫、潑留希金和羅士特來夫的社會行為的原則，而且也暴露了他們的心理的詭計。在把這一類的典型人物示眾的時候，作家充分地利用了致命的諷刺，他就是這種

諷刺的無比的大師。

果戈理全力地憎恨農奴主，他對高爾基以後所稱的黃鬼（金錢的擬人化）的僕人有着同樣的憎恨。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暴露了不近人情的貪婪，厚顏無恥的、自私的划算，各種職業和事業（藝術也包括在內）都變成了一種事業，那就是追求金錢，這些全都受到公眾的藐視。在肖象里，他敘述了一個藝術家的墮落的故事，他因為貪財而腐化，把他的作品變成了市場上銷路好的商品。

由於他們的典型的個性，果戈理的人物至今仍然是健全和逼真的；只要財產和資本在社會中還占着優勢，或者發生影響，他們的揭發的力量就不會減少。列寧和斯大林在對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鬥爭中，在暴露果戈理所不可磨滅地刻劃的寄生蟲的特征適應新的歷史情況的那些方式中，常常引用果戈理的諷刺。

這一切駁斥了資產階級的謬論，它主張果戈理的諷刺人物只在俄羅斯是真實的。實際上，這些人物對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還保留着他們全部揭發的力量。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論俄羅斯文學中的果戈理時代里，指明了“在法國，象在其他各處一樣，有着本地的瑪尼羅夫和乞乞科夫，”在德國“有着許多的瑪尼羅夫，”在英國，“乞乞科夫……從事着股票買賣和商業投機。”

果戈理在他的故事中所暴露出來的少數特權階級的財富和成百萬人的貧窮的對照，以及對“小人物”的侮辱，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着，而且擴大了好多倍。

果戈理對俄羅斯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發展的偉大貢獻，也

在于他的作品的非常独创的艺术形式。他比他以前或以后的人更清楚地知道，怎么样在一种体裁里面把他自己所有的热情的抒情诗体和史诗的叙述的雄浑结合起来，把质朴和庄严与挽歌式的默想的悲伤结合起来，把愤怒的讽刺和温和的讽刺结合起来。果戈理的每个人物有着他自己独异的语言。果戈理在利用俄罗斯的熟语的丰富的资源中，表现了惊人的技巧，用果戈理的话来说，这种熟语包括了“各种声调的细微的差异和在同一语言中由高尙的声调到單純的声调的大胆的转变。”象在他以前的普希金那样发展俄罗斯的语言，丰富了他的人民的活泼而善于适应的语言，果戈理嘲弄地主和上流社会妇人的隐语，他们崇拜一切外国的东西，崇拜官吏的那套与一般的民族语言敌对的官话。

果戈理晚年本人所遭遇的悲剧，是有着高度的教益的，这表示即使偉大的天才也不能挽救一个屈服于仇视人民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家。果戈理受到波果津，謝維遼夫和雅寿科夫①这一类彻头彻尾的反动人物的影响以后，他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受了巨大的伤害。在他的与友人书信选集中，果戈理拥护专制政权和农奴制，歌颂着在他以前所有作品中所抗争的制度。这一选集激起了別林斯基的愤怒的信函，正如列寧所说，这一信函“是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① 波果津，（一八〇〇——一八七五）反动的历史家和政论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謝維遼夫，（一八〇六——一八六四）反动的诗人，批评家及文学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雅寿科夫，（一八〇三——一八四六）普希金时代的诗人，后与斯拉夫派接近，对进步文学倾向持敌视态度。

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果戈理的背弃进步的俄罗斯使作家的他破產了，使死魂灵的第二部失败了，虽則那部作品包括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篇頁。

研究一下果戈理晚年的生活，我們就会对反动的見解的完全荒謬毫無怀疑了，他們認為果戈理發展到与友人書信选集，是不可避免和合于邏輯的。果戈理的作品与选集中的綱領是毫無共同之点的。事实是果戈理变成了他所憎惡的敌人——封建的反动势力的牺牲者。然而，这偉大的现实主义者的杰作使他赢得了俄罗斯人民和整个進步人类的永垂不朽的感激。

自从果戈理逝世以后，一个世紀已經过去了。他热爱过的并且把他最优美的思想献給了它的那个祖國的生活，已經变得不能辨認了。果戈理以追不着的“小鳥似的三馬馬車”所象征着的俄罗斯，以最大的速度向前飛奔，变成了全世界的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國家。新的歌曲，劳动和斗争的喜悅的歌曲，响徹在苏联的無边的土地上。这些歌曲被它的边疆以外成千百万的人民接住，他們为了保衛自由，文化与和平事業，反对現代的乞乞科夫，罗士特來夫和梭巴开維支的侵略而集合起來。

果戈理与普希金

布拉戈伊教授

由偉大的俄罗斯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所散布的种子得到了丰收。米哈伊尔·萊蒙托夫，普希金的繼承人和同样偉大的詩人，惡魔和当代英雄的作者，操起了悲慘地从普希金手中掉落的豎琴，并且向“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劊子手投擲着他的憤怒的詩人之死这篇。俄罗斯最偉大的詩人的逝世，对普希金的另一个門徒，欽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是同样可怕的打击。

“我的損失是最巨大的，”尼古拉·果戈理在听到普希金逝世的不幸的消息时，給他文学界的朋友一封信里寫着。“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作为一个作家，你悲哀着；我……我甚至沒有能力表现出我百分之一的悲哀……我的生命，我的高尚的喜悅随着他死去了……当我寫信的时候，我只看見普希金在我的面前。”“我不敢嘗試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沒有他的劝告，”果戈理在别的信中寫着。“沒有一行字我不是在想象着他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寫出來的。他会說什么呢，他会寫下來什么呢，什么会受到他那不可磨滅的和永久的贊許呢——这件事，單是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激起了我的力量！……”

这几行热情的字句完全描寫出了两个偉大的民族天才間親密的文学关系，并且对于普希金在培养他的年青的同代人

的了不起的天才方面所担負的偉大任务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概念。

果戈理的处女作是一首田園詩，題名为漢斯·古謝加頓，在一八二九年五月出版。这一位二十歲的作者企圖描寫一个德國小鄉村的生活，描寫一种他不熟悉的生活。他的田園詩自然是完全咬文嚼字和矯揉造作的。果戈理很快就感覺到了他的失敗，等到第一部作品剛一出版，他就把它毀了。那是“生活的自己的詩人”，活的俄罗斯現實的藝術家，亞歷山大·普希金，向这位年青的初学寫作者指示了他正确的道路。

在一八三〇年，普希金的偉大的悲剧鮑利斯·戈东諾夫曾經被沙皇禁止了五年，終于出版了。这部悲剧，除了提供一幅歷史方面真实而生動的圖画之外，是現實主义的民族歷史剧作法的一部輝煌杰作，充溢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这部悲剧第一版的大多数讀者不理解它在观念学方面的偉大的使命和它在詩歌形式方面的簡單而含蓄的性質，并且对它投之以謾罵的批評。“有人欣賞或理解，”果戈理問着，“这部深奧而又高尙的作品嗎，这部作品以与內容不能分割的無瑕可击的詩体的形式表現出來，擯弃了粗野的和俗丽的修飾……”果戈理自己是欣賞和理解的，并且鮑利斯·戈东諾夫在他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个啓示，一个重大的事件。由于一个“光荣的詩人”的这个“光荣的創作”，剛剛踏進文学生涯的果戈理，發誓要忠于他的職業，忠于一个作家的不腐敗的正直^①。那是由

① 这庄嚴的誓語是果戈理在論鮑利斯·戈东諾夫的雜感中寫着的，这雜感在作者生时沒有發表。

于普希金的作品的深刻的影响，才使这位不走运的田園詩的作者变成了最偉大的現實主义者之一。

在普希金早期的一篇論文中，他批評某一些同代人企圖模仿外國的文學樣式，並且主張創造一種真實的民族文學，他寫着：“我們的确有我們自己的語言；我們必須大胆地利用我們自己的風習，歷史，歌曲和童話等等。”普希金在他那第一部偉大的作品，童話詩魯斯蘭和柳德米拉中，就採取了這種路線。果戈理追隨了他的步調。果戈理自己把漢斯·古謝加頓指責為一文不值以後，就開始寫他的狄康卡近鄉夜話，一些他的童年時代的可愛的烏克蘭的故事，描寫着烏克蘭農民和哥薩克人的生活，並且與烏克蘭的民間藝術結合着。

果戈理自己了解他自己新的而且真正的藝術創作與普希金的魯斯蘭和柳德米拉有相似之點。當時的憤怒的反動批評家把普希金這部作品的出版比喻作一個搗毀了“莫斯科貴族俱樂部”的大門的農民，那些貴族碰到重要的節慶常常在那里集會。

狄康卡近鄉夜話的作者預期到同樣的待遇，他在那部作品的序言里諷刺地寫着：“……我們這種遙遠的農場上的人是不適宜出現在上流社會里的——天啊，不。要是我們中間有一個人碰巧來到一個大貴族的房子里，他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包圍起來，他們大家都開始跺着腳喊，‘你往哪兒去？你要在這兒做什麼？滾出去，你這鄉下人！……’”

果戈理一直到死都受到反動的批評家的攻擊，因為他們認為他的作品粗俗，下流和卑劣。然而，敏於賞識夜話的深刻的民主主義的性質，它們那奇妙的民間幽默和抒情筆調的普

希金，毫不犹疑提高他的有力的声音为果戈理辩护了。诗人在夜話的天真而淘气的欢愉底下，識別出一个偉大的现实主义的、諷刺的天才，这部夜話甚至使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笑得要死”。普希金对第二版夜話的極口贊揚的評論中，提起那个“自由的朋友”和俄罗斯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先驅丹尼思·馮維辛的名字，这决不是偶然的，馮維辛是不朽的絛袴少年的作者，那是一部对拥有農奴的地主的勇敢而又不妥协的非难。

一八三一年五月的末尾，果戈理親自認識了鮑利斯·戈东諾夫和欧根·奥涅金的作者。坚固的五年友誼，一直繼續到普希金逝世为止，对果戈理本人和整个俄罗斯文学都是非常有益的。就在这些年中，果戈理的天才燦爛地开出了花朵，結出了这种果实，如旧式的地主，塔拉斯·布尔巴，聖彼得堡故事和他的杰作，欽差大臣及死魂灵第一部（于一八四二年完成）。

这种友誼激励了果戈理对普希金的天才所創造的丰富的世界認識得更深刻了。在一八三二年，果戈理寫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这是一篇短文，好象是果戈理信仰的表白，好象是他未來的作品的美学綱領。这篇論文包括了对普希金的評價，它比所有同代人的評價更正确得多和有意义得多。

果戈理是第一个公平地对待普希金的人，并且宣布他是俄罗斯最偉大的民族詩人。果戈理着重地指出普希金的“固守真理”，固守藝術上的现实主义的驚人的能力，这种现实主义是俄罗斯的民主运动培养出來的，并且，它又反過來培育了民主运动。果戈理注意普希金的藝術形式的民主性質，也注意它的奇妙的單純和抒情意味。“沒有虛飾，一切都非常單純，”